



新凉入梦 慢品立秋清趣

翻读宋人刘翰的《立秋》，总被那句“一枕新凉一扇风”轻轻击中。暑热还沉沉笼罩着大地，秋尚未堂堂正正登场，只有一缕凉意，悄无声息落进枕席之间，就像有人在床边用绢扇在扇一样。诗人在睡梦中朦朦胧胧地听见外面秋风萧萧，可是醒来去找，却什么也找不到，只见落满台阶的梧桐叶，沐浴在朗朗的月光中。秋声无形，秋色无声，立秋的意趣，大抵就藏在这份寻而不得的清淡里。

清秋如水

“秋三月，自立秋始。”这时阳光变得淡了，每一棵树都涂上一层金黄的秋色，夕阳的余晖下，远处连绵的山脉也萧瑟了。走在小路上，一片秋叶飘飘然落在脚下，在地上发出轻微声响，不知不觉间，节令悄无声息地走至立秋。

《逸周书·时训》：“立秋之日，凉风至；又五日，白露降；又五日，寒蝉鸣。”节令就是命令，立秋至，夜凉便如水，酷热的夏天，渐渐有些凋零衰老的迹象，代之以博大而沉静的秋天意象，令人心境辽阔。

秋至，心安静了，我只听得到落叶的声音。站在清秋田野上，让人感悟秋天的风骨，那是自然的灵魂，“秋清宁风日，楚思浩云水。”我忽然明白人们为什么恋秋了，清秋是静美的，纯朴如水，人们灵魂里爱一切自然纯真质朴的事物。

清梦初回秋夜阑，雨声敲打着远处寂寥的瓦片，一缕清愁缠绕在心头。总感觉秋天的雨，有

宋词的意境。张爱玲笔下的秋雨，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，织成一片轻柔的网，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。初秋的雨有些安静，有些凉意，让人感觉舒爽，让人烦躁的心缓缓安恬下来，一种温润的感觉，这时人的心思也特别简洁。

秋，是一个素净婉约的女子，着一袭素色衣裳，清新淡雅，宛若一树疏影，一弯清月。秋，是明净的，是含蓄的，是敛藏在岁月风骨里的清幽；秋天是端庄而悠远的，秋光美景，常常被古代诗人用笔作画，遗留给后人无限美的意境。秋声是：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秋味是“蟋蟀独知秋令早，芭蕉下得雨声多。”秋色是“雨侵坏瓮新苔绿，秋入横林数叶红。”秋月是“月光浸水水浸天，一派空明互回荡。”“秋山明净而如妆”；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……每一句都是一幅绝美的秋景，足不出户也能享大好秋色。

清秋如水，如一幅宁静的长轴画卷，秋天的斜阳流水，与林间的蝉声，有一种远意。喜欢刘禹锡词里秋天，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试上高楼清入骨，岂如春色嗾人狂。”秋天是旷达高远的，让人心境开阔，思想清澈。秋天的况味是萧瑟，诗词多悲秋，而在这种悲境中创造了不少的经典和完美。

人生，就像是一场匆然的落叶，所有的过往也许是一场繁华的浮梦，我们无法把握生命的长度，无法掌控尘世里的风霜雨雪，但我们可以怀着一个淡然的心，静观白云出岫的美丽，细听山涧清泉的从容。人生之秋，或许是美在一份繁华后的清寂，热烈后的薄凉。

秋天，天朗气清，风轻云淡，有一种明净与纯洁，“露似真珠月似弓”。岁月如水，世事如梦，人如秋风，当人生由浓烈转至淡然，一钩新月天如水，淡然如秋的生活最有味。孙丽丽

乡间初秋

在乡下住了一辈子，不用翻看日历，单凭身上的体感，就能察觉秋天已经悄悄靠近。

夏天总带着甩不开的黏腻，不管站着还是坐着，身上没多久就闷出一层薄汗，迎面吹过来的风也裹着热气。这段日子却不一样，哪怕白日里太阳依旧明亮，晒在身上也不会灼烧皮肤。一早一晚的风从田埂漫过来，带着泥土润润的凉意，贴在皮肤上格外舒坦。

村里的初秋，从不会骤然变换光景，所有改变都是循序渐进发生的。地里的玉米最先透出换季信号。先前整片秸秆都是鲜嫩的绿色，风掠过整片田地，只会响起哗啦啦的响动。如今秸秆渐渐变得沉实，叶片不再肆意疯长，一个个玉米棒子裹得紧紧实实，顶端的须穗褪去嫩色，慢慢暗沉干枯。乡下的初秋，没有用来夸赞的华丽景致，只有落地的烟火日子。风的温度恰到好处，雨水滋养田地，庄稼稳步成熟，人心安稳平和。丁太如

婉约与豪放 秋日各有模样

我见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秋日模样，恰似诗词里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。

乡间郊外的秋，偏向婉约词的细腻温柔。秋风慢慢吹黄路边草木，梧桐叶一片片飘落，清晨带着薄薄的露水，空气清清凉凉。田埂边的野菊悄悄绽开，河水变得平缓澄澈，傍晚的云霞柔和绵长。农人慢悠悠打理秋收后的田地，说话的声音也放得轻柔，处处都是安静舒缓的氛围，像极了婉约词里清淡悠远的意境。

而山野旷野里的秋，则带着唐诗豪放开阔的气质。天高云淡，长空辽阔。登高望远的人望着辽阔秋景，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，没有细碎的愁绪，只剩天地辽阔的畅快，仿佛读到边塞咏秋的唐诗，大气舒展，胸襟豁然。

两种秋景各有韵味，落在日常里也处处不同。每一片土地，都酿出属于自己的秋日味道。陆冬英

立秋不发请帖

乔志兵

立秋从不发请柬
它只是伸了个懒腰
把夏天的尾巴
轻轻踢开
树叶翻个面
有时贴着脸面
把湖面的涟漪随手抚平
我站在路口
看风把云推成各种形状
立秋就坐在云上面
晃着腿
看风在人间
它可以这么轻
轻到连一片落叶
都忘了说再见

秋借晚风慢慢渗透人间

很多人以为立秋一到，酷暑便立刻退场，其实不然。气象学自有标尺，连续五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二十二摄氏度，才算真正迈入秋天。我国地域辽阔，北疆八月中旬迎秋，江淮等到九月中旬，而在海南一带，往往新年伊始才等来秋的踪迹。绝大多数地方，立秋不过是时序纸上的一个标记，盛夏依旧盘踞不去。民间所说“秋后一伏，晒死老牛”也绝非虚言，末伏裹挟着燥热接踵而至，正午阳光灼人，大地蒸腾热气，这便是大家熟知的“秋老虎”。

古时皇宫恪守时序，立秋交节时分，内侍移栽盆中梧桐，等候时辰降临。太史官高声禀报“秋来了”，话音落下，梧桐便应声飘落一两片叶子。一片落叶报秋，是古人与时节温柔的约定。草木最为敏感，无需等漫山黄叶，最先感知季节轮转的，往往是枝头梧桐。就像刘翰睡醒之后，听不到呼啸秋风，只看见满阶梧叶，在月色里静静铺展。

秋没有轰轰烈烈地到来，只是借着落叶、晚风、清浅月色，慢慢渗透人间。

胡晓峰